



圖一 原名〈嵌珠寶金爐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二 〈金甌永固〉杯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金甌永固 玉燭常調

侯怡利

談元旦開筆御用器

民國十四年七月，當清室善後委員會對故宮南庫存留物品進行清點，其中一件雙耳三足上嵌珠寶的文物，當時被稱為〈嵌珠寶金爐〉，隨著文物播遷來臺，典藏在國立故宮博物院。

這件〈嵌珠寶金爐〉（圖一），外觀與爐鼎相似，高約二二·五公分，口徑約八公分，以夔龍為耳、三象頭卷鼻成足，器身鑿刻纏枝寶相花，口沿飾以帶狀回紋，回紋中間一面鑿刻篆書「金甌永固」，另一面刻「乾隆年製」篆書款，通器以點翠為地，多處嵌有珍珠及紅藍寶。與北京故宮博物院珍寶館陳列的〈金甌永固杯〉

（圖二）極為相似，進一步考察，這件〈嵌珠寶金爐〉，正是乾隆皇帝在元旦開筆儀式御用的〈金甌永固〉。

元旦開筆

何謂「元旦開筆」？由嘉慶丁卯年（一八〇七）的〈元旦試筆〉御製詩注釋中可以清楚了解：

養心殿元旦開筆之典始於皇祖而皇

復進時憲書流覽一通以寓授時省歲之義。

可見開筆儀式始於雍正，乾隆繼之，

嘉慶仍奉行。儀式在每年元旦子時進行，皇帝至養心殿東暖閣明窗所設案桌，以金甌飲用屠蘇酒，點燃玉燭，

案上放著防止墨汁結凍的暖硯（圖三），手執萬年枝筆（圖四），先用硃筆，後用墨書，寫下吉語，祈望新的一年政事通達，翻閱當年曆書，象徵天命的授與，得以順利治理天下，至此一年一度的開筆儀式算是圓滿完成。正如這首嘉慶丁卯年〈元旦試筆〉詩的前二句，曰：「金甌玉燭祖考貽，明窗試筆迓鴻禧」，可知元旦明窗試筆是用來迎接新年喜慶，所使用的「金甌」、「玉燭」是皇考清高宗所留下的用器，也是開筆儀式中最有象徵意義的代表器物。

〈玉燭長調〉與〈金甌永固〉

開筆儀式雖始於雍正，但整個儀

考繼行之。予於乙卯宣諭立為皇太子，即蒙召至養心殿東暖閣明窗教以先朝留貽例典及開筆御用法物，今敬守遵行，罔或有闕其制，於每歲元旦子刻，即躬御是處，案設金甌一，中注屠蘇，玉燭一，手引發光，先御硃毫後染墨翰，其筆管端錫字曰萬年青，管曰萬年枝，各書吉語數字，以祈一歲之政和事理，

上各安大珠子一顆，兩面每一面安珠子五顆，中間一顆安大些，花頭要圓的，其餘寶石仍舊安，地杖填青，其尺寸照內庭做的玉燭長調尺寸配合，畫樣呈覽時再做。

除了細節上的調整，金甌則必須再呈畫樣。之後在乾隆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金甌永固杯才算正式製作完成。

根據上引《活計檔》之記載可知，乾隆皇帝對於〈金甌〉與〈玉燭〉的製作相當審慎，是對元旦開筆儀式的重視，因此無論是儀式進行或所用器物，都必須充滿吉祥寓意，將身爲一國之君最衷心期盼的「金甌永固」與「玉燭長調」，藉由〈金甌〉與〈玉燭〉的發想與製作做最具體的呈現。

新舊金甌

乾隆六十二年（嘉慶二年）《活計檔》又見這兩件御用器物之記錄：奉諭旨乾清宮收貯金甌永固、玉燭長調業經傷損，著交造辦處成造金甌永固一件，所用金珠寶石等向內庫請領，其玉燭長調一件，交啓祥

式及相關用品，則是在乾隆時期才成爲定制，根據《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》記載：

乾隆四年十一月鍍金作二十八日七品首領薩木哈催總白世秀來說，太監胡世傑交，白玉異獸一件，白玉梅瓣托一件隨紫檀座，傳旨將白玉異獸、白玉梅瓣托配做一蠟杆，上安法瑯穩瓶，其名玉燭長調。再配一金盃，其名金甌永固。蠟杆配象牙座，先畫樣呈覽，准時再做……。

據此可知，乾隆四年，在皇帝授意下設計開筆儀式所用〈玉燭〉及〈金甌永固〉，分別名爲〈玉燭長調〉與〈金甌永固〉，「玉燭」典故出自《爾雅·釋天》：「四氣和謂之玉燭」，代表風調雨順；「金甌」則象徵國家政權，出自《南史·朱異傳》。然在康熙《萬壽聖典初集》時，「玉燭長調」與「金甌永固」二句則成對出現，作爲祝賀對句用語，如「金甌永固邁功業於百王，玉燭長調開太平於萬禩」，以祈願政權穩固，四時和暢且天下太平，乾隆沿用對句，除取其

宮挑玉成做。

此時〈金甌永固〉與〈玉燭長調〉歷經長年使用已有傷損，於是下令重做。向內庫領用製作金杯所需「九成金二十兩，正珠大小十一顆，紅寶石大小九塊，藍寶石十二塊，碧牙西四塊」，據張世芸《金甌永固杯》（《故宮博物院院刊》一九八〇年二期）一文指出北京故宮所藏金甌永固杯是乾隆六十二年重新製作，未詳加說明原因，對照《活計檔》，北京故宮所藏金甌，除點翠脫落外，鑲嵌珠寶並無缺損，外觀完整，共鑲正珠十一顆，紅藍寶石等二十五顆，符合上述《活計檔》中關於乾隆六十二年重製金甌之記錄。反觀臺北故宮收藏〈金甌永固〉，杯身有些微凹陷，象足略有變形，珠寶嵌件脫落不全，應是前述在乾隆五年時所製作完成之金杯，或因損傷且有重製金甌供使用後，才存放於南庫。

雖然兩件〈金甌永固〉在尺寸與外觀幾乎相同，但在細節上仍有許多差異，如杯身上鑿刻纏枝寶相花在佈局上不同，作工也不一樣，臺北故宮

象徵之意，更製作實體的〈玉燭〉與〈金甌〉。

同年（乾隆四年），乾隆皇帝看過畫樣後，同意兩件儀式用器按畫樣製作，且在細節上指示：

……其金盃足子做象鼻足子，鑲珠寶點翠金盃，座用紫檀木鑲嵌。蠟杆挺子並座子俱做銅鍍金流雲，其穩瓶做法瑯，玉盤肚上刻玉燭長（調），金盃刻金甌永固，俱刻乾隆年製之款。

於是，〈玉燭〉與〈金甌〉在乾隆四年十二月三十日製作完成，《活計檔》記錄了大致的樣貌：

白玉托一件、白玉異獸一件配得法瑯挺銅鍍金座，玉托上刻玉燭長調蠟杆一件。鑲嵌珠寶象鼻足金甌永固一件，金重十六兩八錢，紅寶石四顆，珍珠四顆，藍寶石四塊，碟子二顆。

隔年正月初三日乾隆皇帝又傳旨「將金甌永固、玉燭長調另行往細級裡收拾」，並要求配上安玻璃紫檀木匣，又對〈金甌〉製作有進一步指示：

金甌永固照樣再做二件，耳子變龍

所收鑿刻立體層次多，線條曲折且空間變化多也有動態，是不同於北京故宮金杯之滿鋪平整的構圖（圖五）；此外雙耳夔龍造型也略不同，臺北故宮雙耳夔龍較豐厚，北京故宮則顯得秀氣（圖六）；臺北故宮的金杯在象足的處理上多注重細節，包括象耳、象眼及頭飾都有點翠裝飾，北京故宮的象足細節多省略，象耳的外廓顯得工整制式（圖七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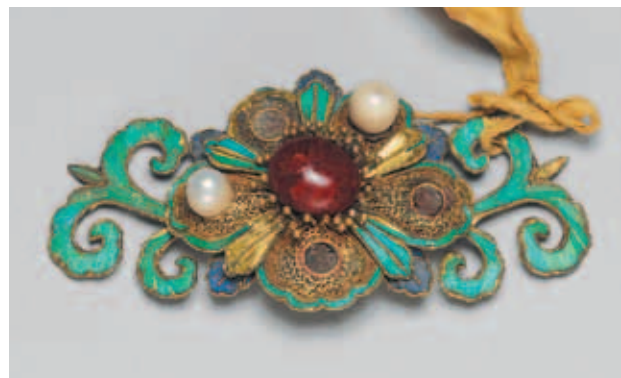
〈金甌永固〉用高純度黃金打造，以點翠爲地，並綴各色珠寶，這樣組合多運用於乾隆年間製作的各類首飾（圖八），卻罕見於杯盤等器類。此外，金杯造型源於三足鼎，自然與鼎爲君權國家之象徵有關，由臺北故宮所收明、清兩代掐絲琺瑯器（圖九），仍可看見與其造型的關聯，不僅如此，參考《活計檔》推測與此同時製作的金胎畫琺瑯杯，多以雙耳爲飾（圖十），也顯示乾隆初年雙耳杯的風尚及影響。無論在造型或製作工法都顯示其時代性，在材質的選擇上，則是將象徵國家政權的「金甌」，以黃金製成酒甌，〈金甌永



圖四 北京故宮博物院展示元旦開筆中使用「萬年枝」筆 賴毓芝攝



圖三 清 乾隆暖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八 乾隆年製銀鍍金嵌珠寶結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九 明掐絲法瑯象足洗、清銅胎掐絲法瑯象足鼎式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 清乾隆款金胎畫西洋人物法瑯杯、清乾隆款金胎西洋法瑯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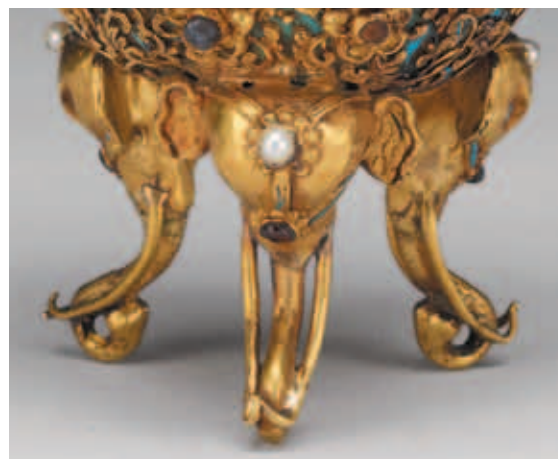
然而，臺北故宮有件〈青玉燭臺〉（圖十一），根據《故宮物品點查報告》原收貯在乾清宮西暖閣，燭臺高三〇·六公分，寬九·五公分，除了雕成花瓣形狀的大小承盤，玉挺分成上下兩部份，上段刻弦紋，下段以淺浮雕連枝花葉紋，下方玉穩瓶固定於紫檀座，並有三個鏤刻花草玉插角做裝飾，值得注意的是，大承盤的盤心刻有「乾隆年製、玉燭長調」八個篆字（圖十二），由此款式可知，此燭臺正是用於元旦開筆儀式，與〈金甌永固杯〉成對出現的〈玉燭長調〉。但是，乾隆四年下旨製作的〈玉燭長調〉，是組合了玉雕異獸及梅瓣玉托，加上用流雲裝飾的銅鍍金蠟桿與底座，還有瑤瑯穩瓶，與臺北故宮之玉燭在外觀、裝飾及材質使用並不相同，原因尚待進一步考證。

這件〈玉燭長調〉有二十四瓣與十六瓣花形大小玉盤作為承盤，玉盤底平器薄有淺壁，壁緣琢花瓣一周，與院藏印度花邊玉盤（圖十三）風格

製之款」。由文字描述並不容易想像玉燭的樣子。



圖五 器身鏤刻細部比較（左）國立故宮博物院藏（右）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七 金甌象足造型比較 左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右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新舊玉燭

由上述可知，〈金甌永固〉分別在乾隆四年與六十二年下旨製作，因此今日兩岸故宮各藏其一，那麼元旦開筆儀式另一件重要象徵器物〈玉燭長調〉是什麼模樣？根據前引《活計檔》，在乾隆四年收得玉雕異獸與玉梅瓣托兩件玉器，於是利用這兩件玉器配瑤瑯挺銅鍍金座做成燭臺，其中「蠟杆挺子並座子俱做銅鍍金流雲，其穩瓶做法瑯，玉盤肚上刻玉燭長調，金盃刻金甌永固，俱刻乾隆年

固〉無疑是最直接且具體的表現。



圖六 雙耳夔龍造型比較（左）國立故宮博物院藏（右）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二 燭臺承盤「玉燭長調乾隆年製」刻款



圖十三 印度花邊玉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同樣是郎世寧等宮廷畫家合筆之作的還有〈乾隆歲朝行樂圖〉（圖十六），以俯瞰角度納入更多背景，將主要構圖往右下角移，除了畫中固定出現的主要人物外（圖十七），細看此圖，乾隆皇帝左手邊多了一個人，是先前兩幅所沒有的，不僅如此，透過巧妙構圖，觀者可清楚看到，此人手捧一長方盤，置於盤中的正是〈金甌永固〉與〈玉燭長調〉

（圖十八），雖受限於圖檔解析度，仍可辨識〈玉燭〉的外觀有大小承盤及三玉雕插角，與臺北故宮所藏相似度極高，畫家以寫實手法，直接提供〈金甌〉與〈玉燭〉的重要圖像。畫中〈金甌〉與〈玉燭〉的出現，是〈乾隆歲朝行樂圖〉繪製年代上限的重要依據，由前述可知〈金甌〉完成於乾隆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，換言之，繪製年代當不早於乾隆

五年底，再以合筆畫家沈源卒年（乾隆十二年）為下限，此圖當作於乾隆六年至十二年間。有研究認為此圖是《活計檔》所記乾隆十一年〈上圓（元）圖〉，但根據畫中「踩歲」、「煇歲」的描寫，又有元旦開筆使用的〈金甌〉、〈玉燭〉等細節，描繪的應是宮中除夕迎接新春時刻。此外，在〈弘曆古裝除夕行樂圖〉（圖十九）中也出現了〈玉燭〉

相似，玉挺與修飾穩瓶的插角，都以淺浮雕莢苕花葉紋為飾，將伊斯蘭玉器的元素巧妙融入其中，反應乾隆時期玉雕風尚。與金甌所表現意念相同，〈玉燭長調〉的製作是將統治者對於四時和暢的期望，以玉製燭檯為象徵並直接呈現。

畫裡玉燭與金甌

乾隆時期有數幅描繪乾隆與諸皇子宮中歡度新春的歲朝行樂圖，由郎世寧等宮廷畫家繪製，如可能是乾隆元年所繪的〈歲朝圖〉（圖十四）與款署乾隆三年之〈乾隆雪景行樂圖〉（圖十五），筆法敷色細膩，是宮廷

繪畫的典型，畫中人物寫實，整體構圖上有許多共通處，有孩童將芝麻秸灑在地上，是為「踩歲」作準備，以及乾隆跟前有孩童把松枝丟入火盆中燃燒，謂之「煇歲」，無論「踩歲」或「煇歲」都是除夕當晚的習俗，故知是描繪宮中除夕夜的情景。



圖十一 清青玉燭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六 清〈乾隆歲朝行樂圖〉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觀有變動，這點尚待進一步了解。需要說明的是，臺北故宮這件〈玉燭長調〉，若為乾隆六十二年重製，那麼畫裡〈玉燭〉提供理解其製作原型的重要來源。

玉燭與金甌圖像意涵與繼承

前段舉出四張乾隆皇帝時的歲朝



圖十八 〈乾隆歲朝行樂圖〉畫中〈金甌〉、〈玉燭〉



圖十七 三幅〈行樂圖〉主要人物



圖十五 清〈乾隆雪景行樂圖〉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與〈金甌〉，同樣是描繪宮中除夕的情景，與前述三張行樂圖相類，多了后妃宮女祭祀的場景，畫面焦點是身著漢裝的乾隆皇帝端坐羅漢床上，兩旁有三皇子戴著與乾隆相同的金束冠，其中一人手捧圓盤內有金甌走向乾隆，另一邊一人端著裝有玉燭的圓盤，與之並立的一人持戟，戟上掛「磬」、「魚」，取諧音「吉慶有餘」（圖二十）。這幅〈弘曆古裝除



圖十四 清〈歲朝圖〉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夕行樂圖〉並無款署，同樣因為出現了〈金甌〉與〈玉燭〉，自是畫於乾隆五年之後，又因構圖及畫風與〈乾隆歲朝行樂圖〉相似，甚至與另一張〈弘曆古裝元宵行樂圖〉，均屬於同一類型，畫中乾隆容貌也相近，唯成畫年代仍待進一步考察。

〈弘曆古裝除夕行樂圖〉細膩寫實的記錄了〈金甌〉與〈玉燭〉，提供理解比對實物的珍貴圖像依據。其中〈金甌〉放在鑲嵌臺座上（圖二一），與〈活計檔〉中「座用紫檀木鑲嵌」相符。細看〈乾隆歲朝行樂圖〉中之〈金甌〉，也附有木座，符合〈活計檔〉中搭配木座之記錄，而臺北故宮的〈金甌永固〉原附有木座，外觀雖與畫中相似，但無鑲嵌；此外畫中的〈玉燭〉（圖二二）無論組成的部份及刻花細節，與臺北故宮所藏都有極高相似度，木座則略有不同，但兩幅行樂圖上的〈玉燭〉，似乎與〈活計檔〉所記乾隆五年製成有瑛瑯挺與銅鍍金座的〈玉燭〉並不相同，反而與今日所見，有極為密切的關聯，或許在乾隆五年後〈玉燭〉外



圖二一 〈弘曆古裝除夕行樂圖〉畫裡〈金甌〉與院藏〈金甌〉比較

延續。
這樣的圖像意涵，在臺北故宮所藏姚文瀚〈歲朝歡慶圖〉（圖二二）中則更進一步轉化，此幅紙本設色畫，詩塘有趙秉冲楷書嘉慶御製詩，



圖二二 〈弘曆古裝除夕行樂圖〉畫裡〈玉燭〉與院藏〈玉燭〉比較

著錄於《寶笈三編》，並簡明扼要的說明此畫：「華堂慶歲，翁媪倚屏風坐，子婦奉觴上壽，兒童嬉戲庭除」，不再是寫實畫風，畫的焦點是廳堂中的祖孫三代，父母端坐著大

堂中，畫中二人穿紅衣，一是兒媳正為公公奉上酒杯，另一則是兒子，端著裝有〈玉燭〉的圓盤，另一邊年幼的孫子手捧圓盤且內有〈金甌〉（圖二四）。



圖二十 〈弘曆古裝除夕行樂圖〉局部

行樂圖，四張畫皆以乾隆為焦點，除描繪宮中迎春納福的重要習俗與歡愉氣氛，諸皇子及孩童圍繞乾隆，代表人丁興旺子孫繁昌，乾隆身邊都出現皇子拿戟上掛磬、魚，象徵「吉慶有餘」，這些都是歲朝圖發展出的固定元素。
當乾隆五年為元旦開筆所作的〈玉燭長調〉與〈金甌永固〉完成

後，這兩件極具象徵意義的器物，就出現在〈乾隆歲朝行樂圖〉與〈弘曆古裝除夕行樂圖〉中，以寫實細膩方式描繪，且由乾隆皇帝身邊的皇子捧著金杯與玉燭，成為畫中重要的焦點之一，於是，〈玉燭長調〉與〈金甌永固〉不再只是開筆儀式的用器，還成為政權穩固與風調雨順的象徵，由皇子恭謹地捧著，也代表政權穩固的



圖十九 清〈弘曆古裝除夕行樂圖〉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二四 清姚文瀚《歲朝歡慶圖》局部

處，是清楚傳達政權的代代相傳，如同元旦開筆，嘉慶皇帝不僅承繼此儀式，包括儀式使用的〈玉燭〉與〈金甌〉，甚至連〈玉燭〉與〈金甌〉在乾隆時期所發展出的圖象意涵，也完整的接納、吸收並轉化，才有〈歲朝歡慶圖〉這樣看似單純描繪過年的年節畫，卻蘊含統治者間父子相傳的深

〈歲朝歡慶圖〉雖無年款，但根據畫上嘉慶諸印，且由《寶笈三編》著錄可知，詩塘為嘉慶皇帝御製詩，



圖二三 清 姚文瀚《歲朝歡慶圖》本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推測成畫時間在嘉慶年間，隱喻歸政後的乾隆與嘉慶，祖孫三代共同歡度新年的景象，與前述寫實風格的〈歲

朝圖〉在畫風上截然不同。簡單勾勒的〈玉燭〉與〈金甌〉，分別由兒、孫兩代捧著，安排在整張畫的焦點之

刻政治意涵。

結論

新年來臨的第一個時辰，身為國君帶著祈願與祝福進行開筆儀式，如嘉慶皇帝所言：「人主一日萬幾皆賴文翰敷宣，故歲首拈毫所關至鉅，一人敬迓鴻禧，即為天下祈福」，說明了元旦開筆儀式的重要性。而〈玉燭長調〉與〈金甌永固〉（圖二五）

這對清宮元旦開筆儀式御用器物的重聚，不僅提供此儀式更清晰的輪廓，器物本身說明乾隆時期之時代風尚，更可進一步觀察，〈玉燭〉與〈金甌〉圖像化後意涵的轉化。



圖二五 〈金甌永固〉與〈玉燭長調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〈玉燭長調〉與〈金甌永固〉曾盛載清帝對天下太平的期望及新春祝願；值此新歲展慶之際，即以乾隆二十六年後一直使用的開筆吉語，迎接新年到來——「三陽啓泰萬象更新，和氣致祥豐年為瑞」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

感謝中研院近史所賴毓芝助理研究員協助申請圖片。

參考書目

1. 《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》（乾隆四十年錄金作）、《乾隆八十二年》。
2. 故宮博物院編，《清仁宗御製詩二集》卷二十五，收入《故宮珍本叢刊》（海口：海南出版社，二〇〇〇），頁二七八。
3. 《石渠寶笈三編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一九六九），頁五一。
4. 《故宮物品點查報告》（北京：線裝書局，二〇〇四）。
5. 張世瑛〈金甌永固杯〉，《故宮博物院院刊》一九八〇年第一期（北京：故宮博物院，一九八〇），頁八〇—八二。
6. 胡忠良〈大年初一老皇帝為何早早爬起——乾隆「元旦開筆」揭秘〉，《中華遺產》二〇〇七年二期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二〇〇七），頁一四—一五。
7. 陳保真〈從四幅「歲朝圖」的表現問題談到乾隆皇帝的親子關係〉，《美術史研究集刊》第二八期（臺北：臺大藝術研究所，二〇〇九年三月），頁一三—一八四。